

魯迅設計北大校徽



▲電影《紅色娘子軍》由祝希娟主演

名人軼事

1962年，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拍攝了電影《紅色娘子軍》。70年代，根據這個故事，北京電影製片廠與八一電影製片廠又相繼拍攝了電影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京劇《紅色娘子軍》。紅色娘子軍的故事曾經鼓舞了幾代人。

電影《紅色娘子軍》的編劇梁信是廣州中南軍區創作研究室的專業作家，1937年11歲時參軍，是一位有幾十年軍齡的老戰士。1957年反右，他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右派，心裡非常鬱悶。但更鬱悶的是，部隊領導接着又通知他轉業。

心情不好，想起了自己原來戰鬥過的地方，海南的瓊崖。於是他把放下正在鬧得亂七八糟的轉業反右一攤子事，打了個背包，直奔海南而去。

陽光、海水、沙灘，梁信的心情馬上好了起來。也就在這個時候，梁信再次看到了當年曾經深深感動他的紅色娘子軍的故事。在瓊海市，梁信又瞻仰了已故女革命家劉秋菊的英雄事跡。紅色娘子軍、劉秋菊，一群英雄形象在梁信心中重疊起來，他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創作思路。

梁信回憶說，多少年來，紅色娘子軍的故事就在他的心裡縈繞。但始終沒有想好怎麼來寫這段故事。現在一下子就有了，就用一個女戰士的成長歷程作為主線。四天四夜，梁信悶在招待所裡寫出了電影文學劇本《瓊島英雄花》。

接着，梁信把劇本打印成稿寄往全國各個電影製片廠及幾家雜誌社。但寄出的劇本如石沉大海，毫無音訊。

兩年之後，來自上海電影製片廠的一封信打破了梁信的平靜生活，寫信的人叫謝晉，信中說他看了梁信的劇本後徹夜未眠，決心把它拍成電影，並邀請梁信速到上海洽談。

謝晉當時因拍攝《女籃五號》而蜚聲影壇。在他的改編下，瓊花的英雄形象越來越高大，並且通過一個革命戰士的成長歷程展示了紅色娘子軍群體的英雄風貌。

謝晉覺得電影名稱《瓊島英雄花》稍顯文氣，在和梁信反覆商量之後決定，電影的名字就叫《紅色娘子軍》，簡單、上口、易於理解。

劇中吳瓊花的飾演者、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祝希娟，談到當年她是如何走進導演謝晉的「法眼」時，笑着指了指自己的眼睛，說：「靠它！」

原來，在1961年《紅色娘子軍》即將開拍時，女主角瓊花的人選還沒定下來。在劇本中，梁信描寫了瓊花的一個很突出外形特徵，就是「火辣辣的大眼睛」。於是，找到那雙「火辣辣的大眼睛」就成了謝晉的首要任務。

多少雙眼睛看過來了，但那雙在腦海中縈繞了許久的大眼睛卻沒有出現。這着實急壞了這位年輕的導演。

一天，謝晉到上海戲劇學院辦事，路過一間教室時，聽到一對青年男女在爭吵。謝晉伸頭一看，只見一個圓臉的女學生十分激動地和一名男生說些什麼。一雙火辣辣的大眼睛，一臉不饒人的樣子。帶着怒氣，帶着激動，謝晉一下子被這雙眼睛打動了。這不就是一直在找的瓊花嗎？

謝晉問了這個女生的名字，知道叫祝希娟，以前拍過戲。約梁信過來一看，梁信當時就愣住了，雖然這個瓊花的角色是好幾個革命者的合體，但是這個祝希娟似乎和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有相似之處。祝希娟就這樣走進了《紅色娘子軍》劇組。

在原劇本中，有一段大段主人公洪常青和女主角瓊花之間的愛情戲。謝晉說：當時有一段戲是在慶祝大豐收，紅蓮與阿貴的婚禮上，跳完舞之後，紅蓮以姐姐的身份萬分關切地鼓勵瓊花去找常青好好談談。瓊花去了，但她非常嚴肅地走向常青，愣愣地大聲說：「黨代表，我找你談談。」

他們兩人走向山坡，身邊有情侶走過。聯歡會上傳來的歌聲十分悠揚，而且是那種關於愛情的頌歌。瓊花有些扭捏地拿一包檳榔送給常青，常青卻沒有接，說「在我們家鄉那裡是不能隨便接姑娘的東西的。」

「我也不是隨便給的呀！」瓊花似乎有些着急了。但就在準備拍攝的時候，劇組有同志提出反對意見。在那時候，愛情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是得不到認可，不被社會准許的感情。只有同志之間的同志情才是最親密的，最偉大的。如果按照原來的路數拍攝的話，後期審查會上不會有麻煩？謝晉認真考慮了這個意見，將劇本作了改動。

就這樣，瓊花和常青就從戀人成了同志。但我們在電影中還能依稀看到他們之間愛情發展的影子。這是由於起初設計和後來的改動有些地方無法順利銜接造成的。

電影《紅色娘子軍》在全國放映，創下了當年8億人口有6億人觀看的盛況。

原載《大眾電影》作者申志遠

精彩人生



▲畫家筆下的魯迅（左）與蔡元培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前，北大雖然「上承太學正統，下立大學祖庭」，是中國古代最高學府在現代的延續，但是並沒有校徽這一新生事物，亦即沒有專屬自己的旗幟標識，學生與教工出入極不方便。蔡元培上任後的第二年，即1917年，即出面請魯迅設計北大校徽。

1917年的魯迅和陳獨秀、胡適等人相比完全是兩種狀態，他每天到教育部上班，下班後便躲在紹興會館的補樹書屋抄寫古碑，這一年魯迅日記中大量記載了購書拓本、買漢畫像、搜集古鏡等事。半隱居的魯迅常常感到孤獨和愁悶，他說自己：「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但這並不等於魯迅處於沉淪之中，他的心中燃着嚮往民主科學的火焰。接受蔡元培委託後，魯迅便着手設計北大校徽，並於8月7日「寄蔡先生信並所擬大學徽章」。

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國傳統的瓦當形象，簡潔的輪廓給人現代的感覺。「北大」兩個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對背側立的兩個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個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負二人，構成了「三人成眾」的意象，給人以「北大人肩負着開啓民智的重任」的想像。徽章用中國印章的格式構圖，筆鋒圓潤，筆畫安排均勻合理，排列整齊統一，線條流暢規整，整個造型結構緊湊、明快有力、蘊涵豐富、簡潔大氣，透出濃厚的書卷氣和文人風格。同時，「北大」二字還有「脊梁」的象徵意義。魯迅用「北大」兩個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椎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學畢業生成為國家民主與進步的脊梁。

嚮往民主科學

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被劉半農戲稱作「哭臉校徽」，但魯迅將校徽圖樣寄交蔡元培後即被北大採用，一直延續到1949年，後又因歷史原因長期棄用，上世紀80年代又重新使用。2007年6月，北京大學發布《視覺形象識別系統管理手冊》，正式推出修改後的北大校徽標識，

這一標識正是在魯迅設計的校徽圖案基礎上豐富和發展而來。

蔡元培提攜魯迅

從魯迅日記可知，魯迅設計北大校徽前後，曾與蔡元培有幾封重要的通信，惜乎今已散佚，無法探知魯迅設計北大校徽的初衷和設計過程中的細節。但當年蔡元培為什麼要請魯迅而不是其他美術專業人士設計校徽，完全可以从蔡元培和魯迅交往的過程中得到鈞證。

蔡元培和魯迅是紹興同鄉，前者比後者大13歲。從某種意義上講，身為朝廷翰林院學士的蔡元培是後學魯迅的師長和伯樂，身為教育總長或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則是魯迅的上級。1912年，蔡元培被孫中山力薦為中華民國教育總長後，便開始延攬人才。蔡元培對推薦魯迅的許壽裳說：「我久慕其名，正擬馳函延請，現在就託先生代函致謝，早日來京。」魯迅從紹興進教育部後，二人由此結識、訂交。魯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總是恭敬地起於「鶴碩先生左右」，收於「專此敬請道安」，署以「晚周樹人謹上」，不敢有一絲一毫馬虎。魯迅被聘為教育部倉事、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科學、美術館、博物院、圖書館、音樂會、演藝會等事宜。

雖然魯迅在那裡上班的最初感受是「枯坐終日，極無聊賴」，但是，在蔡元培的提攜下，魯迅開始了他14年的公務員生涯，這在他的一生中非常重要，倘若「沒有沉淪官場的自我省察，沒有憔悴京華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沒有絕望心情的魏晉感受，沒有勃興於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舉，沒有亦官亦教的雙棲經歷，就不會有「狂人」的一聲淒厲，又何來《彷徨》的複雜心態，在心靈的廢園裡將難見瘋長的《野草》，更不要提《中國小說史略》。尤其不堪設想的是，文學熱情一旦退潮，透透的沙灘上會留下些什麼，就怕是什麼也不能生長，什麼也不可建造。」（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魯迅借此觸摸到了生活的質地。可以說，沒有蔡元培的提攜，魯迅的人生也許就得改寫。郭沫若說：「影響到魯迅生活頗深的人應該推數蔡元培吧！這位有名的自由主義者，對於中國的文化教育界貢獻相當大，而他對於魯迅始終是刮目相看的。魯迅的進教育部乃至進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於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魯迅的病歿，蔡元培是盡了沒世不渝的友誼。」此言很有見地。無論在行政隸屬關係上，還是在人情世故上，後學魯迅都有責任有義務為蔡元培所託效力。

蔡元培託魯迅設計校徽，是對其美術功底與美學主張的信任與首肯。魯迅一生雖然沒有專事美術，但自幼喜愛美術，有着很好的美術訓練，比如用「明公紙」描摹繡像小說等。魯迅是現代美術的旗手，他領導的左翼木刻運動即使放到同期西方大景觀中也毫不落伍，很多精神和品質在今天都不過時。魯迅非常重視美術教育，1913年，他在任職教育部倉事期間，發表了《擬播布美術意見書》一文，顯示出了對美學源流的深入了解，集中闡述了對美術教育的觀點，認為「美術之用」在於「表見文化」、「輔翼道德」和「救援經濟」，指出：「美術誠諦，固在發揚真美，以娛人情」，多方面闡明播布美術的重要性，主張將美術「傳諸人間，使與國人耳目接，以發美術之真諦，起國人之美感，更以冀美術家之出世也」。

魯迅的這些主張與蔡元培的主張不期而遇，與蔡氏可謂心有慫慫焉。蔡元培畢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魯派王家駒籌辦北京暑期講演會，以「從

嚴謹的北北



▲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



▶北大的新校徽

事學問，闡發理術，宏深造詣」，蔡氏對魯迅的美學見解極為首肯，便指派其講授《美術略論》，魯迅十分樂意地接受了這一任務。蔡元培被迫辭職後，新任總長竟把「美育」刪除，代之以道德教育，魯迅對此感到極為憤恨：「聞臨時教育會議竟刪美育，此種豚犬，可憐可憐！」黃裳認為魯迅在美術園地的辛勤耕耘與他在《自由談》上所寫的戰鬥雜文，「幾乎是雙峰並峙的同樣的戰鬥工作」，此言極確。正是由於魯迅不俗的美術功底以及蔡元培與魯迅在美育方面的心思相通，使蔡氏毫不猶豫地把設計校徽的重任託付給了魯迅。

突出「以人為本」

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突出了「以人為本」的理念，這正是「五四」前夜先進知識分子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對人的價值、尊嚴、個性與創造精神進行肯定與張揚的表現。這一對後世影響至深的思想潮流體現在魯迅的平面設計上，便以大氣、簡潔的形式詮釋着北大的過去、現在與將來，成就了現代標識史上的經典作品。「北大者，為囊括大典，包羅萬眾之最高學府，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蔡元培）。其時還處於蛰伏期的魯迅是抱着對北大的期望，抱着對改造舊社會的熱切期望設計北京大學校徽的，並以此反映了「五四」前夜的時代風潮。

1925年，北大建校27年的時候，魯迅寫了一篇短文《我觀北大》，發在1925年12月的《北大學生會周刊》創刊號上，從中可以看出他對於北大的態度：「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並且堅信「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着希望的前途。」魯迅關於北大的這段文字，幾乎可以看成是對北大校徽的文字註解。

摘自《人民政協報》作者薛林榮

首套人民幣上肖像原型

華夏風情

第一套人民幣10元鈔票圖案上工人肖像的原型，是上海市徐匯區離休幹部楊琦。「這鈔票上的工人肖像，確實是我年輕時的样子。」楊琦說。除了是鈔票上的工人肖像原型外，他還親自參與並設計了這張10元人民幣，鈔票四周的吉祥圖案和如意圖案，正源於他當年的「靈感」。

1948年，中央財經工作會議決定，為迎接全國解放，立即着手籌建中國人民銀行並研發統一的人民幣。根據周恩來的提議，第一套人民幣圖案總體設計思路是，工農群眾和生產建設場景。

楊琦當時在山東北海印鈔廠，從事解放區流通貨幣的設計、製版工作。而該廠作為華東地區規模最大、設備最好

、工種最完善的印鈔廠之一，與其他印鈔廠一起承擔了設計、製版、印製第一套人民幣的任務。

根據當時的設計主旨，首套人民幣既要反映時代精神，又要有多樣風格；既要樸素大方，又要反映當代風貌民族特色。設計方案被一遍遍修改，圖案的內容最後「定格」在工人和農民的形像上。由於當時印製人民幣是保密的，人民幣上的人物模特只能在有限範圍裡尋找。當時的央行行長南漢宸和印鈔局局長楊秉超，把楊琦和翟英年輕時的照片以及他倆的檔案材料都報了上去。

沒想到，上級領導認為，楊琦本來就是工人出身，翟英農民出身，兩人都是共產黨員，都體魄健康，英俊瀟灑，當模特原型很合適。這樣楊琦被幸運地定為10元人民幣上的工人模特，翟英便成為農民形象的模特。當時沒有照相機



▲首套人民幣10元鈔票



▲年輕時的楊琦

，兩人只能請畫師畫好肖像後再製版。1948年4月初，北海印鈔廠在山東五蓮縣開始了人民幣的美術工作。

「為了打扮得還真些，我們還向附近的老鄉們借了道具。」楊琦穿上了工人青帶工作服，戴上了一頂工作帽，肩膀上扛了一把鋤頭。翟英則穿上房東老鄉的衣服，戴上了一頂用竹篾片做的涼帽，肩膀上扛了一把鋤頭。

6天後，兩人的肖像分別完成。「為了使進度更快些，我們倆進行了分工。翟英負責人民幣工農並肩聯合主景圖設

計創作，我則負責人民幣花邊圖案的設計創作。」楊琦回憶道：「我創作的那部分吉祥圖案設計，靈感完全來自農民的年畫。把吉祥圖案放在「中國人民銀行」行名的門花上，把如意圖案裝飾在4個角上，象徵國家、人民今後一切吉祥如意。」又經過兩天時間的努力，一張10元人民幣全景圖案經楊琦和翟英之手誕生了。與此同時，經過1個多月的艱辛努力，其他面值的人民幣版面的設計樣稿也全部完成了。

摘自「歷史網」

長城遠眺

秦牧

散文欣賞

市集。大概世界上的所有國家和地區，它們的民族成員，從來沒有人在這裡印上足跡的，該是絕無僅有的吧。一塊塊古代的碑石，大概幾乎都被分屬於世界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人物摸過和踏過。在這個意義上，長城不僅令人想起歷史的久長，也令人想起世界的遼闊。

但是，儘管圍繞着長城出現了許多新鮮的事物，它引起中國人湧起的那種特殊感情恐怕是長久存在的吧！它教人想起中國歷史的悠久和幅員的廣大，歷史進程的艱辛和勞動創造的宏偉；它也教人想起，能夠造成這樣偉大建築物的民族的子孫，在嶄新的時代裡，也必然能夠排除一切困難，建樹起不比長城遜色、而且還要超過它的偉大的業績。

可能有不少人登臨長城時，也湧起一種深感個人渺小的感情。人到了這座偉大的、長達萬里的古建築旁邊，彷彿變成了一隻螞蟻，彷彿重話裡「小人國」的人物到了「大人國」一樣。我想，也許正是由於這種感情的驅使，害得許多人，莫名其妙地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長城的碑石上面。儘管這是一種很好笑的行為，但是，長城碑上的那部人名錄，上面的芳名數以多少萬計，卻

是事實。我不知道這些留名人士有沒有想到：實際上，這麼雄偉的長城，卻正在它旁邊，相形之下彷彿渺小如蟻的人們，一磚一石把它壘起來的。從這件事看來，朝着一個方向，千萬人添磚疊石所能夠創造的業績，它所能夠達到的偉大的程度，事後回頭一看，是多麼叫人嘆為不可思議啊！

在長城高處，看那條湧動的人流，也是十分有趣的事。我想，其中有好些人，恐怕整年也難得這麼學高一次吧！但是，「登上去！登上去！」的意志鼓舞着他們，有的七十多歲的老人，經過小腳的婦女，看似弱不禁風的人物，五、六歲的孩子，也終於登上那巍峨的高處了。甚至有一些人還是跑步上去的。看見長城那麼陡峭，只敢坐在下面觀望的，自然無法到達高處；不斷攀登、勇於克服困難的卻一個個直達頂端。這樣的事情，對於我們每個人，我想也是很有啓示的。不知道為什麼，最近一次登上長城，竟想起了這麼多，回城後看到處處在為迎接國慶張燈結綵，酒也多了，燈串也多了，就越發想把這種感受寫出來。



▲北京的慕田峪長城